

## 天人合一與上帝感通

## 天地正氣神學(上)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要：**中國天人合一哲學要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是超越的真理如何和現實世界合一的問題。唐君毅認為，天地間存在本體是「道」，「道」作為真理的本體的意義就是「通」。人性的特質是仁，由盡心性即可與天、地、人「感通」。成中英提出，存在之「本」是一個發展的起點，它是一個導向不斷發展與提升活動過程，它必然表現為豐富「體」，在從「本」到「體」的發展過程形成本體詮釋學。唐君毅與成中英二者思想的融合，形成本體感通詮釋學。其基本觀點是，宇宙人生「本」是「反思性」及「感通性」之宇宙本根，是「天理」也是「氣」，理氣合一，為天、地、人的共同本根，開展為多元互動相關的存在本體。不同於西方羅馬天主教重視哲學及理性分析。東方正教所沉思的是人如何和上帝感通融合。愛任紐認為，天地萬物中顯示出上帝的「太初道」，是萬物的存在本體，人可從哲學去了解這本體。奧利金進而分析說，「太初道」是三位一體的聖子，萬物藉著祂被造，祂與現實世界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人無法透過上帝的本質來認知超越的主，要透過祂在人間的「行動」認識到祂的存在。通過「本體開顯」之路，可建立神人感通的恩情神學。通過「道成肉身」之路，可建立神人感通的境界。中華神學先由早期教父的神哲學，探討其對太初道、上帝大能及神聖能量的反省，在神學上區分了「本體開顯」與「道成肉身」的啟示和救贖不同，繼而建立「天地正氣神學」及「神人感通恩情神學」。

**關鍵詞：**天人感通；本體詮釋；本體感通詮釋學；本體開顯；神人感通

## 第一部：

新時代中國的感通詮釋哲學及  
人類與宇宙的命運共同體

## 氣作為純粹存在與能量

中國天人合一哲學，以終極真理與具體心性和宇宙是整體合一之存在，哲學上要解決一問題，就是超越的真理如何和現實世界合一的問題，關鍵在「氣」的理念。天人合一之所以可能，在宇宙之存在本根，所謂天、道或太極，衍生出「氣」，氣充塞天地，成為一切現實存在事物之本體，化為天、

地、人與萬有的具體世界。人的存在與宇宙存在的本性同一，每個人的具體特質，同一於宇宙充塞的氣。在宇宙整體系統之生化養育中，人與萬物分享同一根源、同一存在本性、同一天理、同一「浩然之氣。」

如何理解「氣」的理念呢？孟子用「充塞天地」以形容之，自始氣的理念是一切萬化運作的存在本體。當代美國學者劉紀璐用「能量」解釋「氣」的理念說：「張載的概念中，虛不過是無形體、無形狀。氣是帶有能量的；因此，即便在氣聚而為具體之物之前，氣的狀態（太虛）仍然是充滿能量地沸沸騰騰，而不是完全的空無。」<sup>[1]</sup>「能

量」無形無體，稱為「太虛」，是虛廓而有動能的存在，來界定氣在太虛無形時的終極狀態。這能量就是宇宙的動能，有時也稱為元氣，是超越無形的存在本體的一種創造性能力，從虛無中創造出太虛的動能，生育出萬物，再保存養育萬物，使之生生不息。

從本體學如何理解「氣」？新儒學大師唐君毅老師作出最恰當的哲學解釋：「此氣乃一無色彩之純粹存在、純粹流行，……說其即是虛，則是自其可顯可隱、可感可寂、可動可靜而說。其隱、寂、靜，即實而虛；其顯、感、動，即虛而實。」<sup>[2]</sup>氣是「即虛而實」，即是在感官上沒有可見形狀，但卻仍是真實的萬有本根，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性，是使一切存在所以可能的根基，天地是這存在根基所展示之肢體，氣是萬有的存在本體。他以「純粹存在、純粹流行」界定氣本體，「純粹」一詞之意可見《易文言》：「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sup>[3]</sup>孔穎達疏：「純粹不雜。」<sup>[4]</sup>那是指最原初的單純狀態，氣就是最單純狀態的存在，這存在不是靜態的Being，卻是一種流行不息而無形的存在。

唐君毅以「純粹存在、純粹流行」來界定氣，是明確的本體論詮釋，劉紀璐以能量來詮釋氣，則可理解為無形而具體之能力，是現實上天地萬物的共通本質。這是當代氣的本體論。

按「純粹存在、純粹流行」的思路，中國終極真理的理念，如天、道、理、無、無極、太極等，均可稱為純粹存在，而這都是宇宙獨一之本根，這本根不是靜態的存在，其性質卻是一「純粹流行」，即是無形之氣，其聚散及活動能量，可具體展現為宇宙萬物。一切互動變化，是天地生生不息的創造性發展，萬物與人來自同一本體中。

## 唐君毅的感通本體論

唐君毅建立感通本體論，以天地存在本體的特性是「通」，「道」作為真理的本體的意義就是「通」，在其寫《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時，其導論即有清楚簡要的描寫，他指出中國哲學言「道」的涵義，「可唯一就存有之通於其他存有而言。就通言道，則道非即一存有者，亦不必是一積極性的活動或變化，而只是消極性的虛通之境。」<sup>[5]</sup>道是

感覺思想活動所「通過」以知物中的路，通過之後即可超越之。故道的涵義是「次第貫通—法與方式範疇，而更超過之」<sup>[6]</sup>。

唐君毅指出人性的特質，是仁的無私性，由盡心性即可與天、地、人「感通」，他說：「蓋中國先哲之論人性之仁，其本質乃一絕對之無私。……我以外之他人，他物可有仁心仁德。」<sup>[7]</sup>仁心是宇宙之本體，由共同本體即可通天地萬物，故他說：「人誠順吾人性情之自然流露，而更盡其心，知其性，達其情，以與自然萬物及他人相感通，吾人即可由知性而知天，於是此與形上實在相是之道。」<sup>[8]</sup>孔子的「仁道」，是人自己之內在感通，對他人之感通，及對天命鬼神的感通三方面，感通是「通情成感，以感應成通」<sup>[9]</sup>，始於其內在深度，再擴向橫面之廣度和縱面的高度：「一己之生命之內在的感通，見一內在之深度；己與人之生命之通達，則一橫面的感通之廣度；而己之生命之上達於天，則見一縱面的感通之高度。」<sup>[10]</sup>

唐君毅以「感通」性說明人之仁與天地生化之關係，指出：「人之仁，表現於人之以其情與萬物感通，而成已成物之際。則在生化發育中之自然物，吾人明見其與他物相感通，而開啟新事物之生成，則吾人又何不可謂亦有仁德之表現？」<sup>[11]</sup>「吾人居此中和之地，以觀今西上下四方。皆充滿其他事物之生化歷程。吾人自己之生命，亦即為一生化歷程，而與似在吾人之外者，恆在相與感通中，使其作用相往來。凡物之相感通，皆超拔一限制，即皆為無限之證實處。而凡物之相感通，皆見一時位之物，與他時位之物之交會，而見一中和。」<sup>[12]</sup>天地是一大生化歷程，人亦是一生化歷程，天地人是一感通的大系統，感通使一切能超拔限制，在永恆無限中交會而成中和，使一切能「各當其位」<sup>[13]</sup>。

## 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學

1982年夏威夷舉行國際朱子學大會，成中英第一次提出本體詮釋學，將朱熹本體論和方法論互動融合，再融通歐洲哲學新思潮，是在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之後的龐大中國哲學體系。其靈感是用中國哲學去發展歐洲「哲學詮釋學」(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的路向。德國從海德

格發展到伽德默(Hans Georg Gadamer)的思想，從人的存在去建立人詮釋活動的根基，伽德默以任何理解都牽涉人先存的歷史文化，先存的語言觀念，先存的前提和假設，故任何理解均有先存的偏見，稱之為「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在主體與客體的自覺區分之前，是人存在的方式。這種先理解的存在狀態，有點像莊子在齊物論中所言的「成心」，形成人的偏見，決定人的是非判斷，基本是否定了主體可以毫無偏見地掌握客觀真相，或各種「文本」(text)的原意，任何認識和理解離不開前理解的偏見，人是受人生的時間性和歷史性所限制。伽德默則稱這前理解狀態為「先存成見」(prejudice)，這先見由人的傳統和歷史所構成，是人理解時的基本眼界(horizon)。簡單點說，伽德默是以人的詮釋活動必受先存成見限制，最後必然成為相對主義。

成中英用中國哲學突破伽德默的「先存成見」論，指出，「在詮釋的活動中體現自由，體現自主，體現一種界定真實與真理的自由與自主。但如果沒有本體的基礎與泉源，詮釋也會渙散成空。」<sup>[16]</sup>詮釋不能只是按先存成見去自由界定真理，須找到本體的基礎與泉源，否則詮釋會渙散成空。他提出：「對我們存在方式的了解就是對人的具有目的性、發展性的存在的認識。我把它稱做對本體性的了解。因此必須對本體本身要加以認識，對人的真實的存在和宇宙的真实存在要加以認識，對它們的關係要加以認識。所以本體詮釋學在這意義上有極其重大的本體學上的意義。」<sup>[17]</sup>伽德默認為每一詮釋都被人存在之先見所局限，成中英指出其所論人的存在，只是表層，未深探人存在方式之目的性和發展性，即未探討達到人真實的存在和宇宙的真实存在，缺乏本體的深度。

成中英將「本」和「體」區分，指出理解的過程：「自然會追溯到『本』。『本』，從我們一般的定義來看，是一個發展的起點，又是一個導向不斷發展與提升存在層次的活動過程，它必然表現為豐富的繁，形成肢體，……萬物只能在這個根源性上來找尋，在這個『本』到『體』的過程上來探尋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有幾個面向：一個是尋找萬物之本，一種時間上的發生意義；一個是找尋萬物之

間，一種有機性的整體錯綜的感應關係或因果關係；一個是找尋它們在未來發展中可以如何組合或者是結合，來產生一個新的世界，或者產生新的事物的創發關係。」<sup>[16]</sup>

成中英建立本體詮釋學，先以伽德默的哲學詮釋學建立人的存在，擺脫後現代主義及解構思想的虛無主義黑洞，再用中國天人合一本體論化解伽德默的「先存成見」相對主義，而建一體多元的詮釋哲學，使不同哲學和文化體系可有本體上相通。

成中英說：「我的本體詮釋學把本體學當做一個整體經驗論和整體知識批判整合論的思想系統，它具有整合兩個世界的能力。」<sup>[17]</sup>他指出：「宇宙的本體性一定會引發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又一定會去了解宇宙的整體性，而人的了解當中又必然會產生一種知識結構，所以從宇宙到人，從人到知識，知識再作為一種價值實現的基礎，提升了人的行動能力，讓人們更好地從體上面來掌握這宇宙性。」<sup>[18]</sup>

成中英提出一個甚具洞見的觀點，說：「我說這個本體，基本上是一個反思的概念。人開始存在，面對這個世界，認識這個世界的處境，以與世界建立一種交往關係，來充實自己的存在，然後再去盡力改造這個世界，充實這個世界。」<sup>[19]</sup>本體與人結合，人的反思和對世界的詮釋就是本體的反思和詮釋，本體作為宇宙人生的整體，其基本精神力量，是「反思」，由之發展就是「詮釋」。宇宙之「本」是什麼呢？可以說就是反思性，由反思性為一切存在之本根，其開展為多樣化的肢體，即成本體。由本之一，發展成的本體有多樣表現，產生有機性的整體錯綜的感應關係，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為反思性所貫串，因反思而有「詮釋」。「主觀地表達客觀就是一種詮釋，而客觀地表達主觀就是一種實現。」<sup>[20]</sup>本體不但是創生人與萬物，也創生人對萬物的詮釋。由於本體具「反思」性，這反思的本體就可創生出詮釋活動。

依「本體詮釋學」，人既可從現實眾事件去理解宇宙整體及其根源本體，人又可從宇宙整體及根源本體理解現實多元眾事件，這是人作為詮釋性的存在本體，和「宇宙全面本體性相」的互動理





解。這形成人存在本體和宇宙全體的本體詮釋循環，可使多元差異的事件和人得以互動溝通。故多元不同可以對話互通，可以和諧並存。

因為「本體詮釋學」的理解過程，不落入「主—客」對峙當中，卻由每個人的存在本體開始，以開放心靈，融入去明白他者的理解過程，而產生「我—你」(I and Thou)模式的相互感通理解，形成我與你的互相開放，互相對話溝通，互相豐富化，互相轉化。由此可建立溝通、對話及和平共存的條件。

在天、地、人的本體發展，宇宙人生有多樣性的互動，不同的人創作多元的文化，去詮釋其所見世界，任何詮釋的理論都未發展完成，故多元不同思想與文化並存，各自對宇宙人生作出「詮釋」。「本體詮釋學」強調「本」的反思性，創生「詮釋」，一切詮釋根源於同一「本」，從「本」發展為繁複不同的肢體，而成思想文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均從「本」而發展不同的思想文化，去詮釋宇宙人生。不同思想文化的詮釋，由同一之「本」而衍生，由於來自同一本根存在，各不同詮釋之間，可在宇宙及人性之共通根源中，找到彼此理解及和諧共生的基礎，而建立和諧，及彼此間之「感通」。

成老師雖無特別用「感通」一理念，但他提到「有機性的整體錯綜的感應關係或因果關係」，「感應關係」即具「感通意義」。其實本體詮釋學的深義，正可建立各不同思想文化間的感通的條件。

## 唐君毅與成中英的融合：

### 本體感通詮釋學

運用成中英老師思想的本體詮釋學去理解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可與唐君毅老師的感通思想找到接通點，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學」，可與唐君毅的「感通本論論」會通，成為新時代的中國哲學。基本觀點在宇宙人生「本」，是「反思性」及「感通性」之宇宙本根，這是宇宙本根的「天理」，同時是一種唐君毅所言的「純粹存在、純粹流行」，即同時為「氣」，理氣合一，為天、地、人的共同本根，開展為多元互動相關的存在本體。反思性是知識與詮釋之根源，感通性是仁愛與良知之根源，由這存

在本體可展示知識和道德的基礎。中國哲學經他們兩大師在當代重建，能為知識與道德立根。若宇宙人生基於同一本體，各文化有多元的詮釋，而不同詮釋又展示同一本體的不同性相，即可論證不同中的共同性，而可互為感通，尋求彼此的和諧，發展共同的理想。

由此即可說明人類命運共同體，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是命運共同體，使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融合唐君毅與成中英哲學，可稱為「感通本體詮釋學」，即可破解後現代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

綜合新儒學兩大師唐君毅和成中英的思想，可提出「本體感通詮釋學」(Onto-Communing-Hermeneutics)，由之描述出當代中國哲學開展的新時代天人合一哲學及一種理氣合一的本體論。

從古代天人合一哲學到當代的發展，可對氣的理念作出如下界定：「氣就是最單純狀態的存在，這存在不是靜態的Being，卻是一種流行不息而無形的存在本體。這無形本體又有具體化之動能，內含現實天地萬物的共通天理法則，也是推動宇宙萬物，依天地之道而不斷調和、創造生發的能量。同時也在人心性上，產生對天地人可感通、共融及詮釋的性情和察知，構成人性內在天理的本體潛在動力，實現仁愛(仁)、正義(義)、人際和諧(禮)、察知判斷(智)、誠實忠信(信)等價值，終極追求成聖成賢，贊天地之化育的宏大理想。」

## 從「人類命運共同體」走向

### 「人與宇宙生態的命運共同體」

由於天地正氣是理氣合一的本體，內涵反思與仁愛的本根，人對宇宙人生的詮釋和感通，創造了各別不同的文化、思想及修養境界。千差萬別的人間世界，因本根上相同，各別發展之不同可彼此感通、欣賞、尊重，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大家共生而和諧，即可形成一廣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進一步人可參贊天地之化育，對宇宙萬物的生態有所感通，加以保育管理，使物盡其性，促進天地人和諧，保合宇宙的終極和諧，建立「人與宇宙生態的命運共同體」，這將是新時代中國哲學和文化的重要建構。



## 第二部： 東方正教論神聖能量， 及由之探討天地正氣神學

東方正教(Eastern Orthodox)在東羅馬及北非發展，重視靈修實踐體驗，不同於在西方羅馬天主教(Catholic Church)之重哲學及理性分析。東方正教所沉思的，是人和上帝感通融合(communion)如何可能？人是否可能參與在上帝的神性價值中，與上帝的性情有分？此即東方正教神學曾特別探討人如何能知道和體驗上帝的問題。上帝本身是不可知的，但上帝可通過主動的啟示，與人建立關係，被人知道和體驗，上帝是同時不可知而又可知的。東方正教的思想家其中一個深思的課題，是如何說明上帝既是不可知而同時又可知，上帝的本身完全超越不可知，但上帝若主動向人啟示，如向先知話，指示個人及民族的前境，或道成肉身到人間替人贖罪，建立上帝和人的關係，則人可在神聖關係中認識上帝。

中華神學注意到東方正教思想家還思考另一關於上帝如何可知的問題，就是宇宙萬物中是否有上帝能力的顯示？人在未認識基督道成肉身之前，是否可在上帝創造的宇宙中，發現到上帝的「存在本體的自身開顯」(The Self Disclosure of Being)呢？即上帝創造的萬物，上帝的創造力，貫注於一切事物之中，是統一性的「存在本體」(Being)，這存在的本體及萬物均顯出上帝的永能

和神性。人觀察及思考萬物的永能和神性，可知曉上帝的存在，並能從這創造性力展現中，推想上帝的特質。東方思想家確有這思考，並提出道性(Logoi)及能量(energeia)等理念，與中國的「理」、「氣」等理念可對話和會通。

本文將深入探討東方正教一些思想大師提出的神哲學理念，如「本質」(ousia)「太初道」(Logos)、「道性」(Logoi)、能量(energeia)等，尋找和中國天人合一哲學互相理解與共融的方法，人是否可以經過人的反思和修養，體悟到這存在本體和人心性的關係，使人能追求人生的終極美善，發現宇宙展現一個共同的本體，通過「存在本體的自身開顯」，是上帝發出的「神聖能量」，是天地的浩然正氣，人體悟天地正氣，可產生天人合一的哲學和修養體驗。由之即可探索如何由中華神學去詮釋及融合天人合一哲學之道，並由聖經及神學去建立理氣合一的「天地正氣神學」。

### 早期教父與亞歷山大學派的思考

早期第二世紀的教父愛任紐(Irenaeus of Lyons)已思考到這問題，如何從萬物知道或體悟上帝的本體？基督未道成肉身之前，上帝三位一體的聖子本是「太初道」(Logos, or The Word又譯「邏各斯」)<sup>[21]</sup>，根據使徒約翰描述：「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生命在他裡頭。」<sup>[22]</sup>即這太初道是創造天地之源頭，自始已在天地萬物之中彰顯。愛任紐的神學，焦點



是要了解上帝對人類的臨在。上帝本身不可知，但上帝的「太初道」(Logos)可知，因上帝通過「太初道」來啟示，這「道」臨在於人，使人見到，先是天地萬物的秩序及創造力，繼而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啟示是一漸進的過程。上帝以「太初道」創造萬物和人，人在被造後，其生命在天地中管理萬物，就已抉擇參與到上帝的「太初道」及其發展中。在「道成肉身」之前，人的參與在萬物中，就可部份體察上帝，因天地萬物中顯示出上帝的「太初道」。上帝本身不可見，但作為三位一體的聖子就是「太初道」，是創造、保存及使萬物生長的規律，人通過萬物中的道而部份地領悟到上帝。愛任紐指出：「永恆的道以一種不可見的方式包含了所有被創造的事物，並且是整個創造物內在本有的，因為上帝的道統治着萬物。」<sup>[23]</sup>這「內在本有」(innate)的道，就是一切的存在本體。

人原初的心性，也是內在本有的上帝形像和樣式(Image and Likeness of God)。愛任紐認為人是一內在完美實現的過程，他將形像和樣式區分，形像是原本所有的，但需領受上帝的靈，而實現上帝的樣式，與上帝類似，而達到完全。他說：「所謂完全的人，乃是那些領受了上帝的靈……而有祂樣式的人。……如果人的魂中欠缺靈，他這人就只屬心智、屬肉體、被棄絕、不完全的、他雖有上帝的形像，卻沒有聖靈所賦予的樣式。」<sup>[24]</sup>

由這過程，他探討「道成肉身」之前及之後的發展：「在道成肉身之前，人是按上帝的形像被造，但不能明顯地實現這形像，因創造人這形像的『道』仍是無形的，故人很快失去『上帝的樣式』。直至『道成肉身』來人間，才修復人的形像，因祂本身成為人，顯出上帝的形像，並表現上帝的樣式，深度地使人可以學習類似這樣式。」<sup>[25]</sup>這是一過程，到最後是人類在永恆中完全參與融入上帝的生命中。<sup>[26]</sup>

他指出：「只有一位上帝，祂透過道和智慧創造並安排了萬物。祂是將這個世界賜給人類的創造者，而祂的偉大，確實是所有被祂創造的人所不知道的……；但就祂的愛而言，人總是透過上帝的道來認識上帝，上帝透過祂的道，命定了一切。這道是祂的話語，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在末後的

時代成為人類中的一個人，以便祂能夠將末後與初始連接起來，也就是說，將人與上帝連接起來。」<sup>[27]</sup>

愛任紐明顯地指出，萬物揭示、暗示和彰顯了上帝的創造：「因為連受造物都揭示了創造它的那一位，而所做的工作也暗示了創造它的那一位，而世界則彰顯了那命令創造它的那一位。」<sup>[28]</sup>

這「太初道」就是宇宙性的基督：「祂以一種無形的方式包含了所有被造之物，並且是整個創造物所內在本有的，因為道統治並安排了萬物；因此，他以可見的方式來到自己的身邊，道成肉身，掛在樹(十架)上，以便他可以將萬有歸結於他自己。」<sup>[29]</sup>

愛任紐巧妙地用這「太初道」的理念，將哲學上的本體論與神學三位一體中的聖子結合在一起。若上帝的道是萬物的存在本體，人可從哲學去了解這本體，而知道或體悟有上帝及其力量的存在。按這思路的，神學可找到和中國天人合一哲學的一個共同框架，建立對話和互相理解。從中華神學的反思，若「太初道」作為天地萬物之本體，則天人合一的思考和體驗，在基督教神學中是可能的。這可解釋為「太初道」的「存在本體的自身開顯」(Self-Disclosure of Being)，不同於「道成肉身」及其帶來的救贖。

## 亞歷山大學派奧利金與阿他那修的探討

到第二世紀稍後，埃及亞歷山大學派(The Alexandrian school)的奧利金(Origen Adamantius, 或譯俄利根)，建立用希臘哲學理念去思考上帝的神學，他們探討上帝明確可知的本性(intelligible nature)，及人靈性融入上帝實體之道。奧利金認為上帝是靈也是光。上帝是最高存在本體，存在於空間和時間之外，超越於一切存在事物，上帝和受造世界之間有明顯的秩序區別：「除了聖父、聖子和聖靈的本質之外，沒有任何事物是非受造的」<sup>[30]</sup>。為了成為萬事萬物的第一因，他必須是獨一且非物質的，雖然他不受空間或時間的限制，但他存在於所有創造物中。從超越性看，上帝是超越知識的，其本質是不可知，超越的上帝不受任何物質、



時間、空間所限制。故此上帝是不能理解的(incomprehensible)無可測度的(inestimable),超越感性(impassible),超越任何的需要(beyond want)的。

超越的上帝與宇宙萬物有何關係呢?奧利金從箴言8:22指出上帝創造天地時,在上帝和世界之間有一創造的中介的真理,就是「智慧」而這智慧就是「太初道」(Logos、邏各斯),邏各斯一字的希臘文意思是「話語」、「語言」,即是上帝的內在的思想理路,因此奧利金認為「太初道」是上帝神聖心靈的反映:「正如我們的語言是心靈傳達所見之物的信息一樣,上帝的道也揭示出他所認識的天父(太11:27)。」<sup>[31]</sup>「太初道」與「智慧」既是上帝的神聖心靈,等同終極的真理,奧利金在解釋約翰福音1:1中的陳述時,說明「道」在「太初」已永恆存在,這意味著「太初道」是現實世界的源頭,所有現實的源頭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思想理路,這是貫穿宇宙的理性創造原則,太初道本是三位一體的聖子,萬物藉着祂被造,祂參與一切事物存在中,故與現實世界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奧利金用「太初道」的神學建構,連結了變化與不變、偶然性與必然性之間的鴻溝。他有時指出「太初道」應該被稱為「本質中的本質」,或者始源(archê),而父神則超越這一切<sup>[32]</sup>,故太初道是宇宙萬物的存在本體。「太初道」透過邏輯和理性思維的能力作用於所有人,賦予他們關於上帝的知識,來表達祂的良善,引導他們走向上帝。上帝以「太初道」創造天地,人要透過神的道來認識神,上帝的太初道來到人間,即「道成肉身」的基督,因基督具體的性情位格,人接受基督才可知上帝。

奧利金指出人無法透過上帝的本質(ousia,英譯essence)來認知超越的主,而是透過祂的「大能」(dynamis),祂對其他存在體起作用<sup>[33]</sup>。希臘文dynamis在新約聖經中使用了120次。廣義上,這個字指的是「力量、權力或能力」。它是英語單字dynamite, dynamo和dynamic的字根。在福音書中,耶穌常用這詞,如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裡的人,還沒有嚐到死味,就必看見神的國大有能力(dynamis)來到。」耶穌告訴撒都該人:「你們錯了,因為不明白聖經,也不明白神的大能。」<sup>[34]</sup>耶

穌也說:「那時,地上萬民看見人子有能力(dynamis),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都要哀哭」<sup>[35]</sup>。在醫病行動中,「耶穌頓時心裡覺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sup>[36]</sup>等,這都是三一聖子擁有內在的力量,是他本性的一部分,成為神蹟性的力量,而彰顯在人眼前,在羅馬書1:20所言的永能中的能力就是dynamis,故也是事物內在本有的力量,事物憑藉其本質而存在的力量。

奧利金提出上帝的「大能」作為上帝能力在宇宙中的運作,三位一體的第二位格(道)是一切大能力量的主宰<sup>[37]</sup>,也調節萬物中的力量,祂創造萬物時,「道」成為每一個大能力量的源泉<sup>[38]</sup>。

三位一體的上帝以「太初道」為上帝與萬物的中介,即以太初道創造萬物及其理性原則,又以祂的「大能」(dynamis)運作天地萬物,這「大能」潛存於一切存在之中,即保羅所謂永能和神性。奧利金指出人由這秩序和理性原則,可以了解上帝,他說:「宇宙作為神聖天意(divine providence)的作品和計劃,就像上帝本質放射的榮光……從宇宙之父作品的美麗和祂創造物的吸引力中,我們的思想就能了解祂。」<sup>[39]</sup>

從中華神學看,人觀賞天地,領悟宇宙彰顯天意與計劃,就是一「存在本體開顯」(disclosure of Being),這不是上帝特殊的啟示,卻是上帝本質發出的大能,如榮光放射,而在萬物中顯露,這不是上帝的本身,卻是上帝的能力在天地的生息運作。人類觀察和體悟這永能和神性,即能明白天地之道(Logos),在中國哲學稱這真理為天、道、太極、天理、正氣等,明白宇宙萬物有天理,形成生生不息之活力。從神學了解這是「存在本體的自身開顯」(The Self Disclosure of Being)。

亞歷山大學派發展到阿他那修(St. Athanasius或譯亞大納削),他是確定三位一體神學的主要教父,他區分了創造的兩個片刻,一是創造天地萬物,一是上帝進入世界,即「道(邏各斯)成肉身」,使人可參與到上帝的神聖之中。而這太初道即是三位一體的聖子,進入世界即是基督。道既是上帝,又在人間。

觀察宇宙運作是有秩序和穩定性,那是上帝透過神聖的「太初道」(Logos又譯「邏各斯」)賦



予了受造物，上帝的道將整個造物秩序並結合在一起，宇宙不僅是「從無到有」地由最初上帝至高無上的創造性法令創造，其繼續存在是因上帝持續不斷的行動。道「動態地」存在於萬物中，透過祂的「力量」存在於可見的世界，但他自己的「實體」是三位一體的聖子，是在世界之外，他說：「在創造中，祂無所不在，但與創造有區別。祂命令、引導、賜給一切生命，包容一切，但祂自己卻是不受包容的，只存在於祂的天父之中。」<sup>[40]</sup>

阿他那修區分了上帝的「存在本體」(Being)與上帝的「行動」(Action)，上帝的存在本體是人理性不能知，但其維持創造的行動，卻是可知，這重要理念區分產生極大的神學洞見。他也區分「本性」(nature)和「意志」(volition)，「本性」與「意志」的作用與「它們引起的結果」是完全不同的。「天生」就屬於「本性」之物，藉由「後天」的影響才會屬於「意志」。稍後，繼承亞歷山大的聖西里爾(St. Cyril of Alexandria)繼承阿他那修的思想，提出神聖的「能量」概念<sup>[41]</sup>，取代上帝的「意志」，而是上帝本性的「能量」。這能量的理念，可以和中國的「氣本體論」對話。「太初道」以天理和能量結合的存在本體，是理氣合一的，這是天地正氣神學的起點。

## 綜論早期教父神哲學

### 論上帝之可知及不可知

從早期教父的神哲學反省，上帝的本質是絕對超越不可知，道來自聖經的描述，保羅說：「上帝的厚恩、智慧、知識多麼高深！他的判決無法測透！他的道路難以追尋！」<sup>[42]</sup>在經典的原文裡，保羅一開始就用感嘆詞來表達驚嘆之情。經文裡譯作「高深」bathos的希臘語詞跟另一個指「無底深淵」的希臘語詞密切相關，如「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中的「深」字，保羅用詞產生鮮明的畫面。當我們思索上帝的智慧時，彷彿在注視深不可測的深淵，如老子所說的道，「淵兮，似萬物之宗。」上帝智慧那麼深廣，往往比人所看到的更深，更有內涵。很難用有限的語言完全表達出來。

但上帝也是可知的，因上帝在天地中向人開顯自己的存在本體，也對人有親情的溝通和啟示，

這是上帝在人間的行動，產生了先知和使徒，並因道成肉身完成救贖。因上帝向人表明其本體的特性是三位一體，是一關係本體，三一永在愛中互動，是動態的，其聖子是「太初道」，以其能力和能量創造萬物，又成為天、地、人的內在天理本性，是超越同時內在的真理，與人和萬物自然相關，人觀天地和自己心性，均發現上帝臨在人間的天理和能量，是「太初道」本體的自我開顯，人可參與在其中而知上帝智慧及能力。

從這神學思路，可理解和欣賞中國儒學的天人合一哲學，中國古聖賢發現人性和宇宙天理天道同為一體，而體悟宇宙的存在本體充天塞地，人可參與在宇宙生生不息的創造發展中，贊天地之化育。這天人合一的境界，和早期教父神學對太初道的描述，及人可從太初道了解宇宙本體，是思路相通的。

早期教父這「存在本體自身開顯」之路，建立一種基本的天、地、人哲學，而可和其他人類高層文化的價值共融。由「本體開顯」的思想，建立神人感通的恩情神學，描述上帝自身開顯的行動，參與人間的悲歡離合，作為上帝啟示之高峰，是「太初道」進入人間，「道成肉身」的基督來承擔和潔淨人間苦罪，聖靈來臨人間，與人心靈建立相攝相入的關係，而建立神人感通的境界。

中華神學的反省，是從聖經與神學去理解和詮釋中國當代天人合一的哲學，由之以建立神學反省的資源。中國新時代的哲學，先是融合唐君毅與成中英的宏大體系，建立「本體感通詮釋學」(Onto-Communing-Hermeneutics)，從當代中國儒學發展的感通本體和詮釋本體，追溯宇宙人生之「本」，是反思性及仁愛性的本根，既是天理之根源，也是純粹的存在，純粹流行的天地正氣，由之展現為天、地、人的整體多樣互動的存在本體，產生人可感知的宇宙和人性之大化流行，由於人的詮釋和人與萬物的感通，人類創造了各別不同的文化、思想及修養境界。但因本根上相同，但各別發展之不同，可形成一廣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甚至是「人與宇宙生態的命運共同體」，這將是新時代中國哲學和文化的建構。

中華神學先由早期教父的神哲學，探討其



對太初道、上帝大能及神聖能量的反省，描述這方面的思想，和中國古今天人合一哲學有很多相通的思路，基本上可歸結為「存在本體的自身開顯」(Self-Disclosure of Being)的思路框架(frame of thought)，這共同的框架是教父神哲學和中國哲學可對話共融。並可在神學上區分本體開顯與「道成肉身」的啟示和救贖的不同，維持信仰在思想和人生境界的特性。但不同之間有通道，就是基於這共通框架，可用中國特有思路，去開拓啟示和救贖的中國化表達方式，繼而建立「天地正氣神學」及「神人感通恩情神學」。

- [1] 劉紀璐：《宋明理學，形而上學、心靈與道德》，（台北：聯經，2021年），第113頁。
- [2]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台北：學生書局，2004年），第93頁。
- [3] 《周易·文言·乾卦》。
- [4] 王弼、韓康伯註，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
- [5]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第一冊）導論，（台北：學生書局，1980年），第29頁。
- [6] 同上，第30頁。
- [7]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台北：正中書局，1979年），第109頁。
- [8] 同上，第450頁。
- [9]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一》，（香港：新亞研究所，1973年），第76頁。
- [10] 同上，第108頁。
- [11] 同注[7]，第110頁。
- [12] 同注[7]，第99-100頁。
- [13] 同注[7]，第132頁。
- [14] 成中英、楊慶中：《從中西會通到本體詮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63頁。
- [15] 同上，第262頁。
- [16] 同注[14]，第192頁。
- [17] 同注[14]，第302頁。
- [18] 同注[14]，第305-306頁。
- [19] 同注[14]，第249頁。
- [20] 同注[14]，第249頁。
- [21] 在中文和合本翻譯Logos為「道」，筆者為免與

中國道家哲學之「道」理念混淆，特別按聖經「太初有道」的翻譯，譯為「太初道」。

- [22] 《聖經·約翰福音》1:3-4。
- [23] Irenaeus, *Against Heresies*, (OH: Beloved Publishing, 2014), Book 5, Ch. 28.3.
- [24] 同注[23]，Book 5, Ch. 6.1
- [25] 同注[23]，Book 5, Ch. 16.2.
- [26] 同注[23]，Book 2, Ch. 22.4.
- [27] 同注[23]，Book 4, Ch. 20.1-7.
- [28] 同注[23]，Book 2, Ch. 9.1.
- [29] 同注[23]，Book 1, Ch. 28.3.
- [30] Origen, *First Principles*, trans John Beh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4, 35
- [31] Origen, *Contra Celsum*, trans Henry Chadwi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 38.
- [32] Origen, *Contra Celsum*, trans Henry Chadwi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6.64. Origen,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s 1-10, trans RE Heine, Early Church Fathers Series, 80, (1989), 13.123; 19.37.
- [33] Origen, *Origen On Prayer*, (Beloved Publishing LLC, 2015), 25.3.
- [34] 《聖經·馬太福音》，22:29。
- [35] 同上，24:30。
- [36] 《聖經·馬可福音》，5:30。
- [37] Origen, *Gegen Celsus (Against Celsus)*, tran. Henry Chadwi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5.45.
- [38] Origen,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s 1-10, trans RE Heine, 1.39.291.
- [39] Origen, *De Principiis (First Principles; Princ.)*, ed. P. Koetschau, (Leipzig: Hinrichs, 1913); trans. G.W. Buttwerworth, reprinted 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73).1,1,6.
- [40] St. Athanasius, *On the Incarnation of the Word (De incarn.)*, translated by C.S.M.V., St. Th. (1944), 17.
- [41] St. Cyril of Alexandria, *Thesaurus, Discourse Against Arians, Commentary on St. John's Gospel*, Cyril of Alexandria, Commentary on John, LFC 43, 48 (1874/1885). Translated by P. E. Pusey, 18, Patrologia Graeca 75, 313, 15, Patrologia Graeca 75, 276.
- [42] 《聖經·羅馬書》11:33。



##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nd Rapport with God

### Theology I: Heaven-Earth's Righteous Qi

#### Section I: China's Rapport Hermeneutics Philosophy in the New Era and the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in the Universe

Leung In-Sing (Editor-in-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China's philosophy of heaven-man unity aims to resolve the basic problem in reconciling the transcendental truth with the real world. Tang Junyi views "Tao" as heaven-earth's existential ontology, while "Tao" as ontology of truth is signified by "interconnectivity". Benevolence, a human trait, serves in exerting man's utmost to "rapport" with heaven, earth, and people. Cheng Zhongying theorizes the existential "origin" be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development, an active process leading to continuous developments and improvements, thereby presenting an enriched "body". Hermeneutics ontology is thus formed through this developmental process from "origin" to "body". Rapport-onto-hermeneutics is produced when fusing Tang-Cheng's thoughts. Fundamental viewpoint that the "origin" of universe and life is rooted in "reflectivity" and "rapport", corresponds to "heavenly reason (Li)" and "Qi". Hence the Li-Qi unity becomes the common root of heaven, earth, and man,

and has flourished into an existential multi-interactive ontology. Unlike Western Roman Catholicism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philosophy and rational analysis, Eastern Orthodox faith exalts how man can rapport and commune with God. Irenaeus believed that all creation will reveal God's "beginning logos" and their existential ontology, will be perceived through philosophy. Origen further analyzed that the Son in Holy Trinity to be the "beginning logos", through whom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and who has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al world. Unable to know the transcendent Lord through His essence, man must learn of His existence from His earthly "activities". Through the "ontological disclosure" avenue, a theology of grace in God-man rapport can be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logos' incarnation" avenue, a realm of divine communion can be accessed. Chinese theology, starting from theological philosophy of early church fathers to their reflections upon the "logos", God's omnipotence and power, has differentiated between the revelatory and the redemptive in "ontological disclosure" and "logos' incarnation", establishing thereby the "theology of heaven-earth's righteous Qi" and "theology of grace in God-man rapports".

**Key Words:** rapport between heaven and man, interpretation of ontology, rapport-onto-hermeneutics, ontological disclosure, rapport between God and man